



古风悠悠

宋太宗亲自纠错案

宋太宗雍熙元年，京城开封有个寡妇王刘氏，令她的婢女到府衙告状，控告丈夫前妻的儿子王元吉，图谋毒害自己，几乎致死。开封府的知府刘保勋，委派掌管京城争斗及推鞠的右军巡（官职名）去审理此案。

由于儿子王元吉的诉说，和继母王刘氏的控词，双方完全不同，没有审出真情实况。知府又将此案移交给左军巡继续审问。左军巡心狠手毒，纵容狱卒严刑拷打，王元吉受不住酷刑，只得招认谋害继母。

事隔不久，王刘氏病死。等到开封府要“虑囚”（记录囚犯讯察服罪情况的档案），审理犯人的档案移交到司录司（宋官署

名。掌开封地区百官刑狱。）司录参军这个人，较为冷静认真，大体上已经审出了王元吉遭受诬枉的情状，可过了好几个月，仍未完全审决。开封府只得将案情，报告给宋太宗皇帝。

鉴于原告王刘氏称王元吉投毒，但却查不出明显的症状与证据，皇帝命令免去王元吉的死罪，改判徒刑。

哪知，王元吉的妻子张氏，又到朝堂去撞击“登闻鼓”，为丈夫鸣冤叫屈。宋太宗亲自召问了张氏，详细听取了她的这一冤屈事件的诉说。太宗听完以后，十分生气，他马上派遣太监，立即逮捕原来审理此案的官吏，又任命御史重新审问，最后终于将案情审理明白。

原来王刘氏的丈夫死后，她不能洁身自爱，与人发生

奸情，但内心里既惭愧，又悔恨，以至忧悸成病。她最怕这件丑事，被丈夫的前妻之子王元吉觉察，这才打定主意：先发制人，便有向官府控告王元吉谋害自己的事发生。案子审清以后，王元吉得到了平反释放，知府刘保勋被扣罚俸禄三个月；原来审理过此案的左、右军巡，分别受到撤职或降级的处分。医生受王刘氏的贿赂，为王刘氏出具中毒伪证；王刘氏的兄弟与王刘氏同谋，欺瞒、隐匿王家财产；以及其他接受贿赂的审案官吏，均被判处流放海岛。其余的审案官吏，虽未受贿，可是昏聩失职，冤枉好人，也区别情节轻重，受到责罚。司录司的主吏，能审出被告遭受诬枉的情况，赏给缗钱，另赐束帛。

当初，王元吉被捕送进监狱之时，左军巡的下属狱卒，

肆意凌辱犯人，将犯人捆绑拷打，使用俗称“鼠弹箠”的酷刑，其惨毒情景，骇人听闻。太宗命令“以其恶法还治其人之身，叫他也领教领教其滋味”。于是，在众狱吏、狱卒面前，将那个狱卒捆绑，如法炮制，打得他号叫，但求速死。待到刑毕，给他解开绑索的时候，他已哭叫无声，仅存一丝气息，两只手长时间不能动弹。

宋太宗看了，感触万端地对宰相和其他大臣说：“唉！在京城地面，竟然有这般严重、这般残酷的冤狱存在；那外地四方，也就可想而知了！”

官吏们战战兢兢，冷汗直冒，一个个低头不敢仰视。◎（文/陆文）



中华典故

防民之口甚于防川

“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”出自《国语·周语上》。

西周时期，周厉王残暴无道，还不许百姓讲话。他为了控制社会上的言论，从卫国请来巫师，借助巫术去侦察人们的窃窃私议，发现了后就杀来报告，立即杀掉。这样一来，人们都敢怒而不敢言，路上见面，只好以目示意。镐京城内，一片恐怖气氛。诸侯也不来朝拜了。厉王三十四年，厉王更加严苛，国人没有谁再敢开口说话。厉王见此非常高兴，告诉大臣召公说：“我能消除人们对我的议论了，他们都不敢说话了。”

召公见厉王如此倒行逆施，便向他进谏。召公说：“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啊。水蓄积多了，一旦决口，一定会伤害许多人；不让民众说话，道理也是一样。所以，治水的人开通河道，使水流通畅，治理民众的人，也应该放开他们，让他们讲话。民众把话从嘴里说出来了，政事哪些好哪些坏也就可以从这里看出来。好的就实行，坏的就防备这个道理，就跟大地出财物器用衣服粮食是一样的。民众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，心里考虑好了就去做。如果堵住他们的嘴巴，那能维持多久呢！你还是改变一下做法吧。”但是厉王根本不听劝阻，继续一意孤行。

在天灾、人祸的双重折磨下，厉王三十七年（西元前842年），在小领主共伯和的领导下，周朝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。不可一世的暴君厉王，被国人暴动吓破了胆，逃奔到彘（zhì，今山西霍县），结束了其残暴的统治。厉王在外住了十四年而死。

“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”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。意思是堵住人们的嘴巴，要比堵住水流更厉害。后比喻压制言论的危害。

纵观中外历史，凡是压制言论的君主最后的下场都是可悲的。人们的言行可以暂时被暴政的机器控制，但自由的意志是永不可被剥夺的。诚如今日中国大陆的中共政权，纵然使出了浑身解数控制言论，掩盖真相的传播，但情势的发展却不以其意志为转移，越来越多的人敢于放言，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真相，那么中共政权的下场与当年的周厉王应该也不会是两样的吧。◎（文/茹之）

诗人王勃为何由医入道？

诗人王勃，是“初唐四杰”之首（“王杨卢骆”，即王勃、杨炯、卢照邻、骆宾王）。他的诗风格清新，他的赋更使他是初唐一大名家。他在27岁时所写的《滕王阁诗序》是词赋中的名篇，序末所附的《滕王阁诗》则是唐诗中的精品，且诗中手法对后世诗人颇有影响。至于他的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州》一诗，更是公认的唐诗极品，其中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”两句是唐诗中最能渗透古今、撼动人心的千古名句。

王勃的一生是短暂的，只活了27岁，但同时又是富于变化的、丰富的一生。王勃从小就是个有孝心的孩子。父亲对他很慈爱，并经常教导他说，“人子不知医，古人以为不孝”。他便牢记心头，暗中到处查访良医，希望学一手好医道，作个孝子。在西元661（或660）年，当他才十一、二岁时，便令人惊讶地碰到一个远远超过他期望的绝好机会：在长安遇到了曹夫子。曹夫子名元，字道真，自称是京都的人。他能象扁鹊那样从远处观望人的气色，清楚地透视人的五脏六腑；还能象华佗那样作开胸洗肠一类的大手术。根据他收王勃

为徒后讲述自己的师承，他实际上是《黄帝八十一难经》的直系传人。该书是上古秘笈，由岐伯传给黄帝；黄帝往下传时又经过了53个传人才传到曹夫子手中。在这53个传人中，就有第三十六个传人扁鹊，并由他首次厘定了原书章句；还有第四十六个传人华佗。曹夫子虽然医术高超入神，但他小心谨慎，很少有人知道他。他和王勃见面时轻轻地拍了他一下并说道，“无欲也”。王勃再次向他下拜，诚心作他的徒弟。这件事情，家里的亲人也没让知道。

曹夫子教他《周易章句》、《黄帝素问》、《难经》，还有“三才六甲”、“明堂玉匮”等，一共学了十五个月。分手时他对王勃说，“阴阳之道不能随便向人讲，针灸技艺不可随便传授给别人；不要得意忘形地显示自己，应当不露声色地自我提高”。王勃遵照师训，自己悄悄地又学了五年，终于“有升堂睹奥之心”，最后“钻仰太虚，导引元气”，觉得自己身体中的污秽全都没有了，内精澄明，因此产生了放弃常人生活、修成神仙的愿望。

有了上述六年多的由医入道的修为，可能是因为修出了内视

脏腑的功能，王勃开始觉得“人间龌龊”、世人不洁，因而产生了厌世离俗的情绪，声称“已厌人间”，向往幽居避世的修道生活。他也知道自己的思想和现实生活是有矛盾的。他在20岁时写的《游山庙序》中说，自己常学仙经、博涉道记，但事奉尊长和亲人就必须要去求衣食，而作官又会被名利所累，最后把真性和先天的根基毁在常人社会中。但他毕竟是个道心坚定的人，相信自己“自得会仙家”，下定决心“清贞静一，保其道”，不顾世间得失“抱直方而守道”，直到“安真抱朴…全忠履道”，因为他已经认识到“夫神明所贵者，道也”，“道”才是自己真正的生命所宝贵和追求的，并且深深地感到“道”是高不可测的。以他20岁左右的年龄，加上才华出众，正是搏取功名、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，他却看淡了世间的荣华富贵，认为修道是“上策”而“图富贵”是“下策”。如果一个人年事稍长，经过了许多生活的坎坷和搓磨后回心向道，那是一件自然而不太难的事，但一个风华正茂的大才子要放下世间得失而安心于道，实在是极其难得的。◎（文/梅松鹤）

